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一

開寶五年薛居正監修

宋史第二百六十四卷薛居正傳太祖開寶五年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其下乃云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云云第二百十卷宰輔年表則於五年書居正加參知政事兼提點三司淮南荊湖嶺南諸州

水陸轉運使事於六年四月戊申書居正自參知政事加監修五代史九月書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兼都提點湖南等路轉運使事兼修國史如傳則似居正之監修國史五代史皆在五年矣竊謂傳文有誤而表又有傳寫之誤何則玉海第四十六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賜器帛有差其書凡紀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

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此與年表所書之日俱合可以無疑監修必係六年非五年至居正之門下侍郎據傳五年但為兼銜六年方真拜而其參政則於乾德二年已為之年表五年加字之下參知政事四字衍兼字下應添門下侍郎又兼提點云云

薛係官書歐係私撰

玉海又引中興書目云五代史記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沒後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秘閣攷歐公文集附

年譜但言其修唐書不及五代史而淳熙間所進四朝國史本傳云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然則薛所監修者係官書歐則私撰也不料其後私書獨行官書遂廢近於乙未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中抄出薛史殘闕者取他書所引補之尚未鏤板抄本今存其書事迹頗爲詳備識見斷制則薛不及歐

五代史纂誤

吳縝五代史纂誤所以正歐史之失已亾佚久矣近丁酉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抄出釐爲三卷約得

原書十之五五六今存

斷代爲史錯綜非是

史家自班范斷代爲史體裁已定準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陳氏志三國逐國各斷未嘗幷合則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斷而李延壽乃合之紀爲一類傳爲一類已屬非是又於傳之中取各朝后妃總敘在前餘仍以各朝爲分限間又於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住各朝者彙聚一處此兩種新例尤謬中之謬延壽勦襲各書直同鈔胥未嘗自出一語聊以穿聯撮合見長其實南北諸朝各自爲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

代史力矯延壽之失梁唐晉漢周仍各自爲一書極是乃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又大反故輙各帝紀總敘在前次將各代后妃皇子類敘爲家人傳次將專仕於一代者類敘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次死節傳次死事傳次一行傳次唐六臣傳次義兒傳次伶官傳次宦者傳然後將歷事累朝者臚列爲雜傳又其次爲司天職方二考又其次爲世家又其次爲世家年譜又其次爲四夷附錄乍觀之壁壘一新五花八門徐思之五代各自爲代乃錯綜紀載若合爲一代者然此何說乎即如晉臣止三人周臣止三人

太覺寂寥已爲可笑況彼時天下大亂易君如置棊安所得純臣而傳之晉三人中桑維翰唐同光中已登進士第景延廣梁開平中已在行間而吳巒唐長興中爲大同軍節度判官又爲唐守城已非純晉況周王朴漢乾祐中擢第解褐授校書郎非曾仕漢者乎婦人屢嫁以末後之夫爲定援此爲例則薛史以馮道入周書極妥反嫌他傳未能如此畫一耳何必別題作雜傳若以其失節而別題之則似各代之臣爲賢於雜傳中人而其實專仕一朝者其中姦佞亦多歐公已自言之豈不進退無據且唐明宗不但與

莊宗非一家幷卽是莊宗之叛臣廢帝別姓王氏又係弑愍帝自立者而其臣歷事各主者槩入唐臣則與名爲雜者何異哉

其所以錯綜紀載豈非欲效史記乎史記意在行文不在記事況上下數千年貫串數十代自不能斷代爲之若五代仍舊史舊規可矣何必改作梅舜俞云歐九自欲作韓愈却將我比孟郊愚謂自欲作史記却將五代比黃帝訖太初

歐法春秋

歐不但學史記幷往往自負法春秋建安陳師錫序

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垂絶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亾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文集附四朝國史本傳亦稱其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删削

若非舊史復出幾嘆無徵師錫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考而推歐史爲詳於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

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襃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爲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

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薛氏此論是

帝紀書名

向來帝紀刱業者當起事之初守成者在藩邸之日即稱帝此定例也然則梁本紀第一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之下當云諱晃初名溫降唐賜名全忠即位改今名然後繼以某處人而歐史則於此直接云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徐無黨注云變諱某書名義在稱王注中其下俱稱名敘至光啓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其下云黃巢火秦宗權攻汴王顧兵少不

敢出徐注云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者其逼者而薛史則稱帝不稱名竊謂朱溫之惡亘古所少特立此例以示貶誠善唐晉漢周之立與唐取隋殆無大愧而槩從此例書名甚至以周世宗之賢亦然一書中例不可屢變强抑以就溫亦差可惟是旣惡溫而變例則溫子友珪殺溫當入本紀乃仍奪其帝號又於梁家人傳論巧說以爲欲伸末帝討賊之志正友珪爲賊則是實予溫矣何其出入紛紛乎紀末書六月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徐注云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

一月友珪葬之伊闕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此篇弑昭宗弑濟陰王皆直書於此又爲諱不言弑而言崩後各帝不善終者亦皆書崩何義例之繇曲也宜盡去諸例據事直書某人反弑帝於某處下書帝年若干某帝某年上尊謚曰某皇帝廟號某葬某陵

玉海引中興書目稱薛史紀十四帝似連友珪數之歐史則十三帝據五代會要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以友珪篡弑居位奏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今永樂大典抄出者仍歸列傳

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

何義門謂歐公五代史亦多取小說何說確甚薛史則本之實錄者居多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後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記朱全忠爲唐昭宗繫蹊事而云梁祖在位正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蹊事恥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禹偁固見之薛居正又在禹偁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均帝者即梁末帝均王友貞也今薛史梁紀亦無繫蹊事可見其據實錄矣歐采此事于敬翔傳均王

討賊而立方欲頌揚其父實錄中必多虛美而各實錄亦多係五代之人所修粉飾附會必多今薛史以温爲舜司徒虎之後令人失笑又言生時盧舍有赤氣熟寐化爲赤蛇居然以劉季等話頭作裝綴他所載禨祥圖讖頗繁非得之實錄者乎歐陽子盡削去眞爲快事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温兄全昱傳載其飲博取骰子擊盆呼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爲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

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入最妙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

薛史張全義傳譽之不容口而歐史采王禹偁闕文備言其醜惡歐爲得之洪邁容齋隨筆載張文定公搢紳舊聞數百言極贊全義治洛勸民務農善政三筆又言之觀薛史褒獎如此之至而敘此亦頗略則張說未必皆眞卽有之亦意在殖穀積財以助亂逆何得徇實錄曲加推譽王海引朔旦語謂薛史褒貶失實誠有之張世南遊宦紀聞第十卷載楊凝式頌

全義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
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窩灰全義辟凝式爲僚故以
戲談此小說之不足采者
歐史長從簡傳載其好食人肉所至潛捕小兒爲食
此等皆出小說所載其事必眞薛史無之蓋五代諸
實錄皆無識者所爲不但爲尊者諱卽臣子亦多諱
飾當因從簡以功名善終故諱之也薛史誤據而不
暇旁采以補闕
亦有各實錄互異薛史擇善從之而歐亦同於薛史
者如唐愍帝出亡遇晉高祖從官沙守榮等欲刺高

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見歐史王宏贄傳薛史閔帝
本紀同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亦同而考異謂從閔
帝實錄其蘇逢吉等所撰漢高祖實錄則扞晉高祖
者石敢非陳暉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二

不及哀帝之立非是

歐史梁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爲何人乎非是

梁有兩都

歐史梁紀開平元年四月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薛史同但此

下多一句云以爲佑國軍節度使于慎行穀山筆麈第十二卷形勢篇云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一首列東京開封府卽今府河南省城次列西京河南府卽今府屬河南古洛陽也愚謂自漢及唐爲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關中次洛陽其次金陵卽僭僞割據從無都汴者不意朱梁凶醜忽剏都于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晉漢周皆因之不改惟後唐都洛陽至石晉仍遷於汴而趙宋且運臻二百流俗口傳動輒稱爲汴梁猶是凶醜之遺亦可異矣

朱溫自以金德代唐土德於汴起金祥殿唐六臣傳天祐四年三月唐遜位于梁四月册禮使同平章事張文蔚等奉册寶朝梁于金祥殿漢臣蘇逢吉傳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

追尊四代

歐史梁祖紀篇首但言其父誠及即位則哭敍追尊四代事言外見本係微賤羣盜竊會之名恐贈冕貴後自撰出用筆超妙之至且其敘事則云高祖黯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宣僖云云宣元之下省去皇帝兩字宣僖之下去皇后兩字其例亦歐

陽公所特剏當是惡溫而立此例故爲簡忽之詞乃復抑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之追尊其祖父者皆用此例若薛史則於紀首先實敘四代之名高祖黯以下云云及即位敘追尊四代則云高祖嬀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云云用筆呆鈍全無作意誠爲不及歐公嬀州當是在唐所贈黯爲嬀州刺史高平縣君亦然其曾祖稱宣惠王祖稱武元王父稱文明王祖妣皆某國夫人此皆唐所追諡追贈而母獨稱晉國太夫人多一太字

者疑因溫貴獨母尙在故耳其不稱名而稱爵稱謚乃實錄體薛史沿襲實錄元文歐公則并其歿名等盡削之

王溥五代會要第十四卷尙書省司封門內具說母妻敘封事例一條云乾祐元年七月中書帖吏部廢置司令具新舊敕例父在母敘封進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吏部廢置司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歿並同即不說父在不加太字此下又引近例有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丈穎八年尙書司門郎中尹倔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此下即奉敕父在母

封合加太字與不雖有女頴等例宜令尚書省集議
奏聞云云所引晉將近例恐即是唐末以來相沿成
例觀溫高曾祖母無太字母獨有太字則可知予未
見唐會要但五代襲唐制居多

茂林

追尊曾祖茂林云云薛史作茂琳王溥等五代會要
卷一亦作琳

攺戊爲武

歐史梁紀開平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松介國
公徐無黨注云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爲戊按

凡有改制史當因而書之以著其實梁既更戊曰武史何以仍復爲戊乎此非是予得重修墻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碑拗本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吳越王錢鏐記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以城爲墻以戊爲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戊茂之嫌名此說是矣又謂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已本几又據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白居易有本名櫻桃詩以證茂可讀武戊可與露去等字爲韻此說則非也盜賊篡竊之朝何知學問彼欲避嫌名

强改戊爲武耳鄭樵多談本不足援引語轉可通理雖有之要豈朱梁所計及哉牆从爿省聲不从土亂世不識字亦不足責

一歲兩祀南郊正祀又在正月

歐史梁紀二開平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徐注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案此爲纂唐之三年始郊見上帝何其緩也豈温清夜捫心亦有所懼不敢遽行此大禮乎然唐明宗卽位五年乃郊周世宗在位六年末一郊則此不足異其下文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徐注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

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日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葢比南郊禮差備案尹洙五代春秋書此事則云正月辛卯帝祀上帝於圜丘十一月甲午帝告謝於圜丘攷之薛史第四卷所書與尹正同則此爲歐公所改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一年兩次祀天此三代以上則然漢唐以下無郊丘之別何必改丘爲郊卽此見歐公之好改舊據薛史爲北征犬羊西下鄜翟掃蕩左馮討除峴首而行告謝非行夏正南郊冬至圜丘之禮而有一歲兩祀所異者正郊不在冬至而在正月與漢

唐以來大不同又有事云云者春秋宣八年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歐欲摹仿聖經筆法故特改薛史舊文此正歐公之病徐無黨乃以爲錄當時語不知五代本無此語也無黨空疏并春秋亦未讀乎

五代會要載五代行郊禮共只五次梁祖二郊之外則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一日也皆以春行之

文明殿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蓋文明是當時正衙朔望御此見羣臣名爲入閤詳第五十四卷雜李琪傳又唐家人傳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冊皇后劉氏則爲正衙無疑又考新唐書楊嗣復傳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今觀琪傳唐制本每日御殿見羣臣朔望御便殿曰入閤唐末不能日見羣臣以入閤爲重故御殿猶謂之入閤愚謂不能日見惟有便坐則政事廢而記注亦廢故以二者爲一使得紀錄非必以入閤爲重觀舊唐昭哀兩本紀極亂之世紀錄猶詳贍乃爾則可見記

注之謚

入閤事又見契丹附錄第一篇

各帝年數

梁祖紀末小字注年六十一按薛史溫以唐宣宗大中六年生數之適符至末帝紀之末云皇帝崩年三十六此汲古板也而南雍本則年三十六四字用小字旁注此恐是歐公自注然則梁祖年六十一四字亦自注因下有徐注無界畫故不可別觀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年皆旁注則可知

唐莊宗注年四十三攷薛史莊宗紀同却於紀首言莊宗生於唐光啟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數至莊宗殂於同光四年實年四十二則兩書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明宗注年六十七攷薛史明宗紀同而於紀首言明宗生於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丁亥乃懿宗咸通八年數之適符乃通鑑第二百七十八卷言明宗殂下注年六十七而胡三省又注云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歐史明宗紀論但云卽位春秋已高至通鑑此段略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但闕文作卽位之歲年已六旬

被通鑑竄改此八字致令三省執泥生疑又歐史論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則明宗即位實八年非十年歐又誤也馮道傳道相明宗十餘年其誤同廢帝注年五十三歿薛史本紀同却於紀首言帝與莊宗同以唐光啟元年生數至清泰三年自焚歿實五十二歲則兩書亦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晉高祖紀注年五十二歿薛史作五十一於紀首言以唐景福元年生數至天福七年崩正五十一歐史傳寫誤周世宗年二十九薛史作三十九歐亦傳寫誤

薛史每帝皆有生年月日及崩則又著其年數歐史

則但於朔下注年數歐史意主簡淨也晉出帝薛史無朔年於歐不待言矣若唐愍帝則薛史生年月日并朔年年數皆具而歐史不載歐於愍帝紀末敘事不了其朔別見廢帝紀因以略之但正史與編年不同正史自當於每帝備書首尾以符體裁若通鑑則專以編年爲主而逐年年號以後改爲定廢帝清泰元年卽是愍帝應順元年既以清泰爲主愍帝不復標題其事但見於長興四年其次亦見於愍帝紀下（通鑑作潞王第二百七十九卷）然猶注其年數歐史既爲愍帝作紀而體獨不備敘事不了不詳年數特異於他紀殊爲

自亂其例

周恭帝薛史有生年月日紀末又備書皇朝開寶六年春崩於房陵無月日而但言春葢亦頗有曖昧不明者其下不言年若干數之則二十一歲也而歐史既列恭帝於紀紀末但書遜於位宋興竟不誌其崩葬贈謚亦屬非是

梁紀晉唐互書非是

歐史梁末帝紀龍德三年上書李繼韜叛于晉來附下書唐人取鄆州唐卽晉也而一行之中上下異稱可乎自應如薛史第十卷先書晉王卽唐帝位于魏

州云云然後繼以唐軍襲鄆州陷之云云方是徐無
黨乃附會歐史爲說云晉未即位已與梁爲敵國至
其建號于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
因事而見爾夫既以梁爲本紀凡天下事之大者皆
不可不書況晉與梁爲世讐晉垂欲滅梁矣而其建
號何得謂於梁無利害乎歐陽氏之師心自用無黨
之阿私所好按之史法其失不小

四彥章

梁將王彥章最有名而謝彥章屢與王同戰晉兵吳
又有彭彥章楚有姚彥章同時爲將者凡四彥章

李克用救王處存

前言新唐書不應以李克用入沙陀傳然敘事倘詳約四千一二百字薛史遂以克用入本紀更詳贍約一萬一百餘字歐史附敘於莊宗紀約不過三千字删去者幾四之三如光啟元年幽鎮李可舉伐易定王處存克用救之今定州曲陽縣北嶽廟內有克用題名平州黃華蕃作恒山石墨考所載凡三十一種深澤王灼摹搨贈予十餘通即克用親率兵過此與處存同禱於廟而題者顧寧人朱錫鬯各有考證皆確切此事雖非甚要然處存固與克用共敗黃巢扶王室者可舉因河朔諸鎮同惡相濟

惟易定爲朝廷所有忌而欲滅之則克用此事亦爲忠義而歐史不載其餘削去者薛史復出學者自能參觀未暇備陳

唐有四都

歐史唐紀同光元年四月卽皇帝位國號唐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鎭州爲北都十月滅梁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鎭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三月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據此唐

有四都職方攷一一書之東都西都北都鄴都也攷薛史唐紀云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府名不宜刪去改縣名本可入地理志不必入紀然歐史不志地理但爲職方攷旣簡極紀又略去則建置沿革幾于無徵況此乃都邑非他州縣比歐公平生閑文浪語亦多矣於典實何吝惜筆墨如此

至自汴州法春秋也春秋於魯君出至他所而返國則書公至自某地如桓二年公至自唐是莊宗一生不識洛陽門此初到因其都於此故效此書法要之當據實書至洛京可耳薛史作東駕至西京此當作

洛京傳寫誤復西都事歐書於十一月辛酉時倘在
汴也薛則書於十二月戊寅至洛已九日矣二者不
同未知孰是而薛史云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
西京京兆府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亦較詳其餘
各州軍亦具書之改東都事薛史云詔本朝以雍州
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幷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
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並爲
次府亦較詳于慎行穀山筆麈形勢篇云五代以大
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
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于說是此

鄴都與曹魏鄴都不同彼鄴都則今彰德府晉仍其稱見歐桑維翰傳大名府今仍屬直隸布政司

歐史紀又書同光二年正月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薛紀又有停北都宗廟事而郡縣志又云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本朝都長安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明宗以叛將入汴聞莊宗遇弑入洛即位仍以洛爲都也

新史意在別立體裁

李克用似未便與曹孟德一例故薛史雖作本紀稱

爲武皇創一帝字稍示別異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稱宋史第二百五十二卷郭從義傳猶仍此名大約當時人語如此歐史則以其事入莊宗紀但題爲莊宗而盡一卷皆敘克用事實所未安凡論贊不云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領之已爲可怪乃梁末帝竟無論贊意以末帝無大劣跡蒙父餘孽爲强敵所滅故置不論然卽以此意論斷亦可何以闕之使史體欹側偏枯克用事敘畢旣用嗚呼唱嘆乃忽考沙陀種族原委克用功罪槩置不論唐莊宗晉高祖周太祖亦無論贊則更不可解唐愍帝廢帝共一紀而

論贊獨論安重誨之死與愍帝之見弑若廢帝之得失不及一語亦失體晉出帝紀論贊痛詆其封父敬儒爲王稱爲皇伯事愚謂滿腹是議濮王一種見識故有此論衝口而出皆觸著平生蘊蓄但濮議多謬而執此以議出帝之絕其本生未爲不是予所未喻者一篇本紀綴以論贊自當詳說其政事得失與致亾之由乃獨摘一事論之其餘皆置不道何哉漢高祖隱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高祖黜開運號一事隱帝則隻字不提亦非唐愍帝紀末但云戊辰如衛州便闃然而終徐注云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弑

鄆王也注雖如此曲說其實應幷後事書之使首尾完具不當作此不了之筆卽不然亦宜接一句云後事在廢帝紀今懸空縮住全無結構成何體製總而言之歐公以薛史爲平鈍欲法史記意在別立體裁決破藩籬致此紛紛聊於紀論之餘不具

甲子歐薛與通鑑目錄異

薛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歐史不書非也薛于此下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歐史云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不言朔則亦以辛未爲朔此下所書二史詳略懸殊而大判則同薛

史書十月事至庚子止當爲三十日下書十一月辛丑朔又書丁未日南至則七日也計是月當小盡何則下文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則甲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巳是二十九日矣歐史亦言十二月庚午朔至洛必與薛合通鑑目錄是年十一月庚子朔八日冬至與歐薛不同十七史似此者似非一處偶摘此條

尊號刪削

同光二年二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薛史睿武下多至德二字此當時實事也歐公

乃加删削則何以傳信乎大約歐史此類非一不能枚舉

東京王莽河

歐史同光三年正月如東京射鴈於王莽河東京即魏州今大名此事薛史亦載前九十二卷據新舊唐書考王莽河在唐代德閒尚微有河形至莊宗又一百六七十年河身堙涸大約僅存洲渚要與滑縣之河不相通矣予嘗行大名城外投宿旅店一望斷塹荒岡井塘濼涓流渺不可見蓋金元以降汲胙之流已絕滑且無河矧此地邪

閔帝改愍

唐閔帝明宗之子據薛史乃晉高祖即位後所補謚本紀內此字凡數見甚明析而末帝紀中又屢見之確然無疑而歐史改爲愍帝原歐意當因唐莊宗謚爲光聖神閔孝皇帝嫌複閔字遂率意改之但說文卷十下心部愍痛也从心敃聲卷十二上門部閔弔者在門也从門文聲二字判然不同何得輒改改之則失實矣通鑑雖不爲閔帝作紀但附見其事然亦作閔王溥五代會要第一卷帝號同至後唐廢帝薛史本作末帝五代會要同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張

昭等撰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係周世宗時所修若果彼時已稱廢帝則後來王溥薛居正何皆必改爲末帝反使其與梁末帝相混王溥薛居正一輩人誠實謙退必無此事必是歐公所改陳振孫係宋南渡後微末小儒震駭大名反改張昭原稱末帝者以就歐稱廢帝耳至宋史出元季陋儒手藝文志作愍帝廢帝更無怪矣晉出帝薛史作少帝五代會要同歐以其爲契丹所虜援周衛輒及魯哀公號出公之例改之

通鑑於被弑或失國者輒降稱王公如劉宋少帝改

稱營陽王後廢帝改稱蒼梧王陳廢帝改稱臨海王後主改稱長城公之類此等本是帝何以降爲王公又如五代梁末帝則仍稱均王後唐廢帝則仍稱潞王晉少帝則仍稱齊王皆復其初封之王號恐皆非是

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考異引閔帝實錄作閔又引實貞固晉高祖實錄蘇逢吉漢高祖實錄則又稱爲少帝要之閔帝實錄最在前當從之

周世宗大毁佛寺

歐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夏五月甲戌大毁佛寺禁民

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薛史全錄詔文八百餘字歐公括爲十九字誠簡淨然此乃當時實政今薛史復出讀之殊不厭其繁也詔文有云近年私度僧尼日增猥雜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爲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諸道州府縣鎭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云云予得澤州陽城縣龍泉禪院記拓本守澤州司法參軍徐綸撰末題大周開基之二載歲直壬子三月壬申記是周太祖廣順二年也又有鄉貢進士王獻可撰後記一篇末題顯德三年歲次丙

辰九月丙申記則當世宗時前記言主僧懋公請于郡牧因飛牋奏于唐乾寧元年十月降勑額爲龍泉禪院後記則云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戢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皇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狀宸衷慮眞俗而相黎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九州四海之中設像棲眞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勑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靁同得安雲構甚存舊制式叶新規

得非遷就合宜豎瞀有時乎此皆與歐薛二史合。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拵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爲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

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爲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温庭筠詩玲瓏骰子抛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滎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陁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亾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丘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即友璋與歐合瑕丘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

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已身則從友璋於許
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從武寧軍雖從未赴徐時
猶在許義尙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末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
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却接庶人友珪者云云
嘗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
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

注薛史作便溺升餘萊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使止此此處尚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佳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壹意刻削殊乃太簡通鑑考異引唐

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亾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幷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目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亾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叙出亾以後緐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人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

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旣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于唐以宦者爲之至朱梁後唐則以

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薛史則云莊宗即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不問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爲眞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

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爲宰
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爲有相權如豆盧
革韋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舊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
次及兼鎮爲是成德節鎮蹟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
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鎮此莊宗
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即位以爲左領
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
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
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尚書者由大將軍改也
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

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遥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歿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

父禍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畢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揚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亾大關目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至鄆（今東平州屬山東泰安府皆在河南岸）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段凝時駐守滑州）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本作汝陽以意改）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

臣但請留兵守鄴今直隸大名府當時名曰鄴即魏州保固楊劉文見下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東起楊劉西至濬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精確其間扼要處爲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北城見新唐臣符存審王建及二傳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新唐臣周德威傳作麻家渡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丘驛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衆梁晉戰地胡注亦

不能一一緊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敘此事作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今山東曹州府）濮（今濮州屬曹州府）及鄆以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爲決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徧野一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考之則五代河形亦自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幷崇韜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梟銳梁安得不滅若從鄭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卽使覺之亦必觀望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誘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

是以所向無敵

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岸即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入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碻磝滑臺二城并虎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即成擒彼時魏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府尚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

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陽傷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覊以黎陽西南廻壖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以洛滑以西維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曰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己哉帥曰黎陽與

滑俱帝土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鄰咫尺地爲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閒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壖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按新唐方鎭表肅宗上元元年置滑衛節度使號永平軍改義成治滑州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雄軍即今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野廬舍相望撫玆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尚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旁考而得也趙彥衞雲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眞御寨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彥衞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從陽武而南汲胙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

壖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即奪漯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卷以為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為之阻使不得便耳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既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

汴也已渡河而南矣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在決河之北岸纍所恃以限晉兵者今反自限隔通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又敬翔謂梁主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云言凝欲還救大梁爲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敘事情狀如繪

決河爲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嘗想趙宋橫隴之決尙是朱梁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史匡翰尚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予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撰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閻光遠書碑云尚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爲帝之姊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

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幷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爲贊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是時宏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

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愍謂從珂之反皆爲朱馮欲召漢瓊入輙易三帥故反而愍帝被弒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并載殺秦王從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爲可惡乃從珂纔反即單騎馳至澠池謁見自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四卷載其仲父承昫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爲有司

主機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草使徵王王即挺身往未爲利也大臣奸豪扇相結附但苟其身不衍于國王至孤坐宮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我兵在衛強者棄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爲失耳不納王即去令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爲憑賛宋宏昭背遠之不復邇帝也後鳳翔兵起帝遇禍衛州驗不但不作漢瓊傳并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并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

使柳承詡之計行翦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薛皆不載葢未能掇補此差可而薛史却有令詢傳敘其被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事一君知書樂善動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此五代完人應入死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薛史甚詳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維翰爲子擴官事王禹偁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此謂其後

人入宋者

死節死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爲特立一死節之目其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瑭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瑭傳則又亂矣即元行欽桑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爲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爲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

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若黃震日抄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旣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爲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範入死節矣旣降梁雖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名目不緐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凝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尚備而以涉入
唐六臣傳敘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四十字頗完
備薛史於凝式傳附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
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凝式歐附涉傳只二十
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敘其自唐昭宗時登進士
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卒甚詳張
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
云爲張全義留守巡官薛史作張宗奭宗奭即梁太
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
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

二薛云八十五爲小異凝式諫其父勿爲押傳國寶使紀聞與陶岳五代史補皆有但如凝式之爲人世南譽以節義得毋可笑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既以純乎一朝者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爲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爲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爲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

邢洺磁外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爲山東也說已見第三十五及第九十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而駁之云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妄矣予嘗購得宋板春秋繁露解洪範爲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中有五

科皇科方科斥科科黃科科佗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盧學士文弨以為匡字闕筆予為拊掌稱快學士當千載下能識宋事續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又如新唐書藩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并新五代史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考匡國軍匡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為斥朱子注論語稱趙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

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撰叅軍梁邕書并篆額
顧寧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昕辨歐史存進本姓孫
名重進當太祖即克用攻破朔州得之即賜姓名養爲
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年始賜姓
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
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
莊宗時眞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
權知沁州實未眞授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爲天雄
都巡按使碑則爲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又碑言存
進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予考薛史載賜姓名

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誤亦與通鑑同字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敘事詳明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敘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又敘至梁太祖即位諸侯彊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但稱岐王云云其下文又敘至唐莊宗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上各段皆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

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三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禀梁正朔河東即克用鳳翔即茂貞淮南楊渥西川王建也又第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岐王爵爲秦王考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考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

廟記薛昌序撰王仁恭正書秦王即茂貞此碑予現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秦王矣再考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進封則自此以前蓋爲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也若昭宗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復元年歲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并於梁太祖唐莊宗

之世言茂貞稱岐王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爲誤而强改之以碑爲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闕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于四年三月四月卽改天祐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簒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

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勗未建尊號而有指日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云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考岐於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敘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入蜀乃田令孜啗以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濬伐晉此事薛史無之此

下歐史歷著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殺宰
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
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刼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衛兵
又圍十六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爲建立德政碑以
慰安之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建辭
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績頗與歐同又云俄
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言立碑事
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
昭宗爲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譔載一鳴集第六
卷係乾寧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

稱華商節度使太尉穎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敘其封王事則言本郡王者建許州長社人穎川則本郡也敘讓封事則言誠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瀝懇數十上則是時又加太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百字諛詞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不須其迎奉忠勤乃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燄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弒君見金張建撰濟安侯廟碑予亦藏有拓本但力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乎則歐書於三年誠誤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

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獻媚但乾寧元年建惡尚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於三年豈得爲有人心者乎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衆收奪堡寨七所眞堪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爲亂軍所殺薛史頗詳讀史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之者

朱宣誘汴亾卒

朱宣傳敘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并吞諸鎮卽馳檄言宣誘其軍卒亾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則竟實敘宣誘汴卒以爲果有其事薛史不如歐史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錄故多曲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亾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尤爲明顯

惕隱

雜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與族屬皆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附錄契丹傳而彼作惕隱赫邈赫邈其名而晏球傳屢單稱惕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冤死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將太祖懼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將太祖以疾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即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則四年也攷通鑑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之見殺在

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死二十日耳歐公本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下文是冬爲何年之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被誣冤死極是歐公於紀傳皆未見其冤而薛史本傳更多周內文致語柳開作仲父承昫墓志云廣順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妻殷覘我姻家也及禮圜丘詔殷入覲殷典衞兵權勢動主深惑去就私問仲父以决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不荅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即

關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興戎擾撓中夏殷去即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爲國害乎所以吾不若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恐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爲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死於周隱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鎮鎮冀傳有王景崇乃王鎔之父死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馮道自敘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不測也歐公之思深望溪之悟徹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多有者少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固豫爲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能識破又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爲刻毒昔孔子黜鄉愿爲德之賊却不說鄉愿如何

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口吻刺譏狂狷然後一語斷之云閹然媚于世者是鄉愿也又申說之云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孟子宛然爲道畫出小影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奕棊如道之所爲者甚多只因道偏好自矜衒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及令後世笑罵不已正如無鹽嫫母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相搔首弄姿婢膝膚又復爲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耐矣道雖智其自敘不甚愚邪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命者以不知知之蕃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也道竟自謂有術爲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

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詑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趣彼愛道者尚欲出爲回護豈能解其譏乎遺詩云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其知命如此而吾以為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貧能行好事故有美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報於天乎又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中取其富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噴噱又令人嘔噦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爲一卷首尾幾四千字似呆鈍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之風宇量得大臣之體惟歷事四朝比于女之屢嫁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不妙

彼李琪傳言琪在唐爲霍彥威作神道碑敘彥威在梁事不目梁爲僞爲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漢周獨未仕宋梁宜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眞覺問心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腹絶倒

道有子吉

傳末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敘道有六子

惟一早亾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爲有可述而及之乃又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四年而卒亦歷事四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略敘幾句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又言吉於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爲繞殿雷吉之無恥似甚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子豈知道卽吉之本色而吉乃道之化身家風勿替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卻無不可

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爲舛謬此書無怪不慊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也旣爲之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遠元戈直注貞觀政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首第一條云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尙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顗傳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詔部三銓合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考新唐書崔珙傳以尙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則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旣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識馮道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兎園冊兎園冊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薛史此事在道傳中以爲語出任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中邨墅多以兎園冊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僞爲之實非有大度能容物者岳累世爲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

公卿家頗遵用之案古爲書儀者甚多若唐璡鮑行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今諸家與岳書皆亾司馬温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寔入之禮疑以岳爲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爲縞傳因縞稱知禮爲禮官摭一時集議典制事蓋入之幾八百字薛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中華古今注三卷載吳琯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薛二史皆未之及